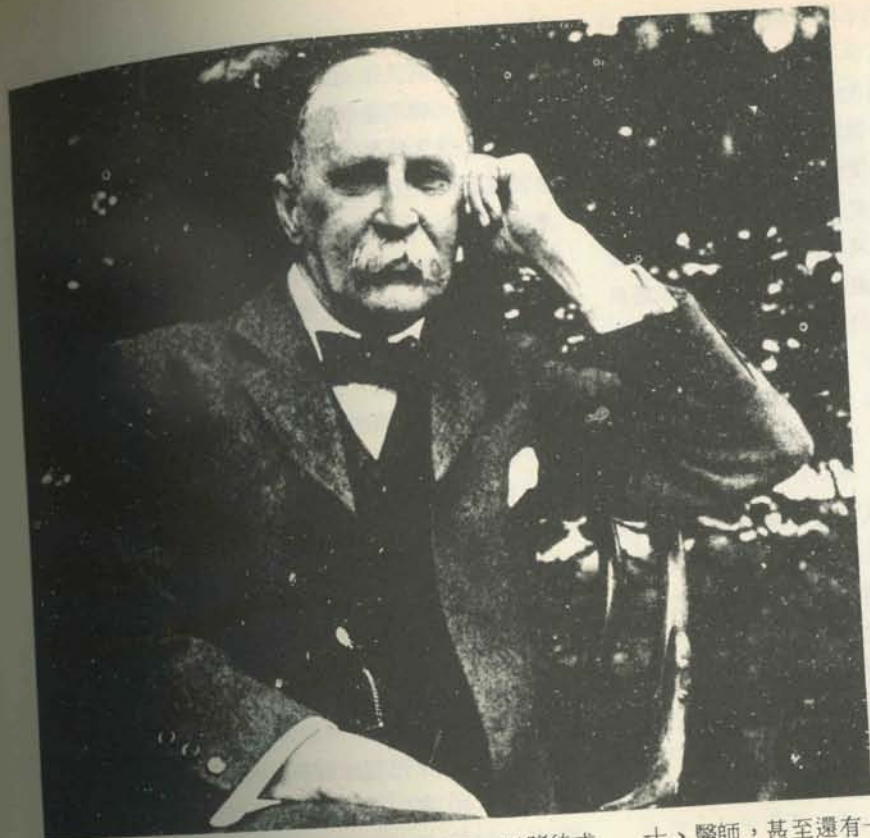


臨床大師

黃金生 譯



有一天，加拿大的一個年青小伙子，以賭徒式的勇氣——「擲幣為擇」，就這樣，他離開了曼徹爾到達費城，成了舉世聞名的偉人。雖然他是一位知名的臨床醫師、教授、作家和科學家，然而他最偉大的成就在協調了世界各地醫學界的紛歧。加拿大邊陲的荒涼，蓋不住他耀世的才華，威廉·奧斯陸天生注定要成為世界性的偉人，不但是約翰·霍甫金斯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教授，無疑的，他也成了加拿大、美國及英倫醫藥界的一座活的橋樑。

在一次對醫科畢業生的演說中，奧斯陸總括他一生的冒險研究說：「我為你們感到無限的榮幸，因為你們具有遠大的眼光，會做大事，成大功，但我也為你們感到遺憾：因為你們沒有機會可以親身體會到一個醫生生活在一個過渡時期的感覺。看到科學的新生、醫藥的革命，以及人類新的外貌，這不是每一代的人都能體會的。我很僥倖的有此機會能去夢想那些未知者，爾後看到它的真面目。」

啟蒙時代

1849年7月12日，奧斯陸出生於一個科尼西家系中，小時候談不上光芒四露，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具有過人的淘氣天性。至於「家族歷」則足令人咋舌不已：祖先中曾出過幾位著名的水手、傳教

士、醫師，甚至還有一位海盜。父親菲勒斯頓是一位敦厚的學者，曾當英國海軍武官，以後却成為基督教牧師，移民加拿大後在廣大荒涼的邊境傳佈福音；母親愛倫秉性溫和，精力充沛，小小的身軀却蘊藏著無限的活力，相夫教子，克苦耐勞；良好的家庭背景，加上後天的努力，他的八個兄弟中有四個都是名垂青史的風雲人物。

排行老么的奧斯陸，十六歲（1864年）進入中學讀書，「淘氣」過人的他，馬上因帶頭惡作劇而被開除學籍，不得已轉到他校，在這兒他更得意了，甫抵巴萊，立成為該地頑童的領袖，於是再度嚐到退學的惡果。在第三所中學時，「頑童威廉」及其同黨更用硫磺來燻煙一位不受欢迎的女舍監，為了這件事他們被處罰，挨受鞭打並且還被關了幾天。在威士頓的這所中學的野孩子，他們絕未料到他們的「領袖」——威廉·奧斯陸以後會成為光芒四射的偉人。在「愛」的教育誘導下，「頑童威廉」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在可敬的詹森校長諄諄誨育下知道了大自然的歷史；更在包威爾醫師（一個嗜好研究生物的內科醫師）指導下，埋首實驗室。在兩位教師的鼓舞下，「頑童威廉」選擇了科學與醫藥，作為他獻身服務人類的目標。多年後，奧斯陸回憶那所中學時說：「你可以想像一個充滿好奇心的小男孩的興奮嗎？他遇到一位老師不在意學

生問他什麼，他知道一切事情，他知道星球運轉的軌道，告訴我們它們的名字，告訴我們青蛙如何產卵，如何在顯微鏡下找到池水中的蝌蚪蟲，……」

威廉經常拜訪包威爾醫師，而他亦視其如己出，以後這孩子也以深切的友情來報答啟蒙恩師，即使多年後他有時仍是在論文中簽了包威爾 M. D. 的名字。每當憶起包威爾的家人時，他總是說着這樣的一句話：「他們對顯微鏡似乎都有偏執狂，母親說：『我每天都能有包裹到達，裏面不是響尾蛇就是青蛙、蟾蜍或是田鼠。』」

命運的轉機

十九歲時，奧斯陸進入多倫多醫學院學醫，四年後，在曼徹爾的馬吉爾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然後，在其兄弟愛德曼的經濟支持下，橫渡大西洋抵達英倫留學，在桑德森教授指導下潛心於生理學與組織學的探討，在倫敦的這兩年間，他發表有震撼醫學界的小東西——血小板的形狀及運動方式，謂之為「血之第三元素」。歐洲之旅，更到了當時的醫學中心——柏林，及維也納，增長見識，體會世界醫學必須融合才能發揚光大。

二十四歲回到馬吉爾大學，年輕的奧斯陸當了「娃娃教授」，講授生理和組織學，為了教學研究上之需要，只好翻修一間破舊的倉庫權充實驗室，這也是馬吉爾大學的第一間實驗室；為了充實設備，不惜自掏腰包，花第一年一半的薪水購買僅僅六架的顯微鏡。同時還在曼徹爾獸醫學校兼授生理學，在此地他作了無數的動物解剖，並且證明鞭蟲的中間宿主。

當天花蹂躪此城時，奧斯陸義不容辭的當起曼徹爾平民醫院的病理學家，年方 28 歲就被推選為主治大夫，並且以醫術聞名。在這忙碌的幾年中，他還出版了他對動脈瘤、心膜炎和心臟病的研究心得。

新紀元

1884 年，費城大學聘請他當臨床醫學教授。在「擲完銅幣」後，傳統的醫學教育就此起了革新，英年 35 歲的年青教授就已聞名遐邇，並且樹立了個人獨特的教學風格，他捨棄了傳統式的講台授課，身邊的每一張桌子就是他的座位，集合學生成群體討論，切磋研究。教導學生不要囿於無味的理

論，而有效的、實際的學習才是近代醫學所應遵循的原則，把病人帶到教室作病例研究，或是帶領學生到病房去做床邊教學。

他的基本教學方針，可以用一句著名的奧斯陸名言來說明：「不讀書，只去看病人，就如不帶航海圖去航海；但是只顧看書不去看病人，正如永遠沒見着海。」在上課時，他總是提醒學生：「看，舉出病因、比較、然後控制之。首先要看，要生活在醫院中。」

在治療原則上，他強調大量的藥物治療絕非治病的根本，醫師與患者之間的關係才是主要的關鍵：「設法使患者對我們有信心，對我們的藥物有信心，對我們的療法有信心，是我們的信條。雖然它不能使死者復生。肉其枯骨，但它却是醫生恢復病患健康的極為健康的因素。不如此，後果將不堪設想。」

登峰造極

1888 年，巴提摩爾新建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成立，40 歲的奧斯陸被聘為這座醫學聖院首席教授，達到他個人成就的巔峰。身材矮小的威廉，却蘊藏着過人的精力，兩撇低垂的鬍子，透出了這位王牌教授的嚴肅氣息，但有時他也會在落腮鬍子下繫了一條燦爛的領帶，昔日「頑童威廉」的可愛個性自是絲毫未減。

這位教授始終受着學生的愛戴與景仰，所到之處總散發出使人溫暖的熱力來，泰然自若的態度加上敏捷而精確的表達自己，正是這位學者、臨床最最吸引人的地方。雖然醫生所面臨的是由死神手中奪回病人的生命，觸目所見盡是痛苦的場面，但他永遠鼓勵學生欣賞生命之美麗的、高貴的一面。一位學生說：「奧斯陸走入屍體解剖室，那種喜氣洋洋的態度，就如年青的沙伏克在山尼司戰役後領著勝利的合唱隊似的。」

除了傳授醫學知識外，他並使其學生們知道勞動的神聖，為了工作而工作，把歐洲式的嚴格規律加以改革，使其充滿了人性的溫暖。

雖然他是醫界一顆曠世難尋的彗星，但威廉醫生待人更是謙虛有加，提拔後輩不遺餘力。當一位鋒芒畢露的年青醫師愚蠢地批評其他職員時，他除了溫和的申斥外，全不加責難；年青醫師為棘皮小事揚言辭職時，他總會和藹地勸慰說：「孩子，不要作傻事，誰不會有錯，你的前途在這裡是甲等的

，再說，我們也正需要你這種賢才！」這種虛懷若谷的雅量，他贏得了一位門徒成爲終身之交。這位門生——哈威醫生爲了紀念其授業恩師，寫了一本「奧斯陸的一生」，並且因此得了普立茲文學獎。

溫文紳士的奧斯陸，配以强有力的個性，使他永遠成爲醫藥界各種措施的領導人，他倡導瘧疾、傷寒、結核病、梅毒之預防，曾有一次挺身在巴城市長面前，揮動拳頭說：「由於官方錯誤的措施，孕育了肺結核的溫床。」學者的凜然正氣，磅礴迫人。

繁忙的醫事生涯，阻不住他追討病源的興趣。在執教霍普金斯大學的16年間，共發表了730篇相關的論文，Osler's node 至今仍聞名於世。從事科學工作者，每拙於文辭之表達，奧斯陸亦不例外，但1891年，他的名著「臨床醫學之原理」出版時，洗鍊暢達已達爐火純青的地步。長久以來學術界充斥著陳腐乏味的報告與堅持已見主義的不良習氣，本書之出版終於使學術界飄出了一絲清新的氣息。他綜合了最新臨床醫學的知識，以美妙的文筆，整本書在一種賣弄學問和自大的風格中完成，在奧斯陸生前共出了九版，被翻譯成數國文字。出版後六年，爲洛克斐勒的慈善顧問——菲得列克看到，以一個醫學外行人，爲書中引人入勝的妙筆，明確透徹的理論所感動，讀完全部篇幅後，勸這位富翁贊助醫學研究，成立洛克斐勒醫學中心，邀請並贊助醫學名流作醫學探討。

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正是他追求葛蕾絲小姐最熱的時候，她是一位醫師的遺孀，奧斯陸捧著油墨未乾的第一本書，以激動的雙手獻給葛蕾絲，相愛之深溢於言表，1892年，有情人終成眷屬，四年後生了一個男孩愛德華。

榮獲爵士

1907年，威廉·奧斯陸醫生被聘爲女王御命的牛津大學主任教授，在猶疑不決時，賢慧的太座從倫敦打電報回來，電文：「不要耽擱，立即接受。」離開霍普金斯大學時，該城輿論界起了極大的騷動，一個新聞記者，以他爲例說：「六十歲以後的人是無用的，而且對社會有害，要用哥羅仿冷藏起來。」有一家內幕新聞，更把奧斯陸化作爲安死術的代名詞。這一切的一切並不能挽回去意已決的他，一個醫學工作者，是應獻身給全人類的；動身時，爲了不引起更大的騷動，只帶了輕便的行囊狼狽

地趕到紐約，橫渡大西洋抵達英倫。戰前的牛津大學，在那安閒的小城，正代表著傳統的安適與和平，在此，他找到了多年的精疲力竭的教書與寫作生涯後所需要的休息與安靜。

威廉平易近人的作風，加上其夫人的熱誠待人，奧斯陸家頓時成爲有名的學術交流場所，除了客人自到之外，許多學生更是被邀請的對象，在這裡，不但可尋得這位大師的風範，更重要的是在這裡將可獲得無數的醫學新知。有一個醫師說：「奧斯陸家的人有陽性反應，使人覺得舒服。」

高明的醫術，加上靈活婉轉的外交手法，他醫好了醫藥界對立的難症，把不列顛50年來水火不相容的醫藥界聯合起來。遠大的眼光與精明的本事受到官方的賞識，想請他出來當國會議員候選人，想不到這位醫生却這樣地說：「那不是我的工作。」1911年，爲了表示進一步的尊重，授與爵士爵位給他。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奧斯陸更熱衷於醫藥動員。法蘭西戰場戰火連天，愛德華亦投身於戰場之中。1917年9月前方消息傳來其愛子愛德華身受重傷，驚動了法國的名醫，至少有六輛救護車前去支援，無奈傷勢過重，回生乏術第二天就死了。

哲人其萎

1919年臘月，七十歲的老人家重感冒後併發肺炎，他明知離世之日不遠，當兩位專家被召來診視病情時，昔日的「頑童威廉」還開了一個玩笑，他偷偷地溜出病房，放了一些砂子在其尿液中送去檢驗，當煩惱的同事前來告訴他說：他的腎臟已在休克狀態時，他真是樂不可支！

1919年12月29日，葛蕾絲夫人在床邊找到了一張字條，上面這樣地寫着：「在燦爛的航程之後，人生旅途的港口差不多都到了；有這麼多的同伴真使人依依不捨，不過，我的孩子在等我去會合。」

GIANT CLINICIAN